

科学与人文的划分,是在工业文明占据统治地位以后才出现的事情。

玉渊杂谭》》

## 愿人人有七条底线

文·句艳华

刚刚结束的互联网大会上,网络名人们达成了七条底线。一是法律法规底线;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底线;三是国家利益底线;四是公民合法权益底线;五是社会公共秩序底线;六是道德风尚底线;七是信息真实性底线。

这七条内容,闻者应有会心,当然了,擅骂者也照旧能百般刁难。——即便今天在微博上晒了一顿午餐,也可能扑面而来获得数个说你脑残的评论,大家都懂的。

再说七条底线。话说,一提到底线,总是令人有些想苦笑。凡事到论及底线,往往是现实情况已到了相当难堪的地步,是做“退一万步”的无奈之计。互联网的意义和价值不容置疑和否定,但由于它的虚拟性,也将网络道德带入了糟糕的境地,底线当然也就被一碰再碰,甚至丧失痛感了。

虚拟世界是现实的投射,但也能影响现实

世界。最近不时想起一位基层官员向我们几位记者发出的一点个人牢骚。他说如今自己打开网站,入目都是负面信息,看得垂头丧气,心情压抑,觉得没有希望。他直着脖子说:这么大一个国家,恶性事件、负面事件的绝对数量肯定不会少,但其中是不是全部是真实的?不是不能讲问题,但这么渲染社会环境,好不好?能不能照顾下老百姓的心情,讲求点方式呢?

这绝不是他一个人的感受,而是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心声,至少我也是有相同感受。我和千万人一样,将海晏河清,万物生长之景作为心底最深的憧憬,但现实却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监狱里,都装满了犯人。如果因为看到了监狱和囚徒,就陷入了对人性的绝望显然不可取。娇艳的花朵常盛开在废墟之上,三毛笔下没有人身自由的黑奴也会指着空中的飞

鸟,再指着自己的心“说”道:我的心是自由的。——不管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老百姓总是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向往。

以微博为例,一些人一旦面对显示器,就产生了高高在上,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情怀,或者是迅速变成了一个围观主义者,唯独不把自己当13亿分之一看。他们有的把看法当作思想,有的把冷漠当作深刻,还有的把攻击当作精神制胜的法宝,反正胡说八道不用交税,写完了就能跑。含蓄平和在这里全无市场,还显得格格不入。

一个社会需要忠言、谏言、逆耳之言,尤其是对于今日复杂的中国,有必要时听听点难听话甚至是棒喝。从重视个人修到重视对环境的改变,这应该是我们单路蓝缕的复兴路上获得的可贵进步;我们同时也要感谢互联网,是它让我们在认识自己和世界上,有了新

的方式和视野,是它让无数沉默的人摆脱了孤独,走进了崭新的人生世界。但那些过嘴瘾、破底线,连自己首先是公民这一点都不明白的,不能算在里面,他们不是互联网世界的福音和财富。

只要有人的地方,必然需要规则。总在提倡底线的一个社会,并不是件光彩事。互联网已经是我们的第二生存空间,它不应该成为滋养骂客的温床和极端负面情绪的宣泄场,谣言的传播器。

我们从来都需要大声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现实,并拥有改变现实的信念、能力,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同时持有一颗文明的,和蔼可亲的网络面孔。一个时代中,越是匮乏某种珍贵的品质,就更需要我们不惧艰难、不随时弃地去笨拙地坚守一些东西,哪怕它可能一度会“一文不值”。

乐享悦读》》

文·严杰夫

## 告别暴力,来自茨威格的“遗书”

“在我自觉自愿、完全清醒地与人告别之前,还有最后一项任务亟需我去履行,那就是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她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休息的场所……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洲亦已自我毁灭,从此以后我更愿意在此地重建我的生活。”在自己的遗书中,斯蒂芬·茨威格如此表达自己对巴西的热爱。



落于流亡的茨威格在巴西这个对欧洲世界极为陌生的国家,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尽管,他最终还是没能挣开流亡的现实带来的心灵痛苦,而选择与妻子一起自杀,但对于巴西这座“未来之国”的“发现”,或者可以看作是他向人类社会,特别是他“精神的故乡”欧洲,奉上的最宝贵的遗产。这个“发现”,不仅来自于上述那份饱含悲伤的遗书,而且还来自于那本《巴西:未来之国》。

出版于1941年的《巴西:未来之国》,是茨威格移居到巴西不久后创作的一部“游记”。作为一位亲身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作家,茨威格自然不会简单地将这部“游记”写成一本风花雪月的作品。在这本书中,茨威格先是总括性地从历史、经济和文化三个维度展现了1940年代的巴西;接下来,他又撰写了自己在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巴伊亚、累西腓和贝伦等几座核心城市的游历。用这种由宏观及微观的手法,茨威格尽可能全方位地勾勒出了自己眼中的那个“南美天堂”。

在茨威格那里,巴西的魅力固然在于辽阔的疆域、醉人的美景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或者还在于它展现出的“惊人的发展速度”,以及在它其中崭新事物和古老文明的互会融通;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巴西,不同阶级、种族、肤色、信仰的人彼此和谐共处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新旧居民,“他们致力于尽快消除彼此的差异,成为完全全的巴西人,共同建立一个团结的新国家”。正是这一点,让刚刚从屠杀和硝烟中逃离出来的茨威格尤为动容。

稍微回顾一下茨威格来到巴西前那段经历,能帮助我们更为理解他内心的这种“震撼”。茨威格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在维也纳大学读书时,他就已经发表了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那些融入了心理分析的小说,已经成为欧洲世界最为风靡的文学读物。一战期间,茨威格结识了罗曼·罗兰等欧洲知识界的名流,并受到他们抱持的和平主义观点的影响,从此成为一名反战作家。在1933年纳粹掌权以后,茨威格在欧洲的生活就逐渐艰难。在德国,狂热的纳粹学生焚烧进步作家和犹太作家的

书籍,其中就包括茨威格的大批作品。1934年,奥地利政府又对茨威格实施了抄家,逼迫他不得不离开祖国。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茨威格离自己的“精神故乡”已经越来越遥远。1940年,取得了英国国籍的茨威格前往美洲,并最终来到“终老地”巴西,而这时的欧洲大陆正笼罩在纳粹屠杀的阴影中,陷于最黑暗的时期。纳粹在欧洲大陆步步紧逼的扩张和惨无人道的种族屠杀,与巴西社会一片欣欣向荣的和睦景象,形成了剧烈的反差。这种反差,令尚未陷入绝望的茨威格在刹那间,依稀看到了人类文明的希望,所以他会说道,“我已经看到了世界的未来”。

当然,现实中的巴西并不真的就是一个完美的国家。在经济上,巴西或是所有大国的最依赖资源出口,直到今天,尽管巴西在经济总量上已经位居世界第5位,但依然如茨威格笔下的个在黄金、橡胶和咖啡“三个国王”掌下的巴西一样,铁矿石等资源在于辽阔的疆域、醉人的美景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或者还在于它展现出的“惊人的发展速度”,以及在它其中崭新事物和古老文明的互会融通;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巴西,不同阶级、种族、肤色、信仰的人彼此和谐共处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新旧居民,“他们致力于尽快消除彼此的差异,成为完全全的巴西人,共同建立一个团结的新国家”。正是这一点,让刚刚从屠杀和硝烟中逃离出来的茨威格尤为动容。

然而,我们依旧要感谢茨威格“发现”的这个巴西,它是一位老人在临终前留下的嘱托和希冀。在这本《巴西,未来之国》中,老人用他依旧充满修辞风格的文字,在带领我们去领略瑰丽的南美风情,同时也殷殷的期望后来者能从这里学习到和睦相处的方法,而彻底让人类社会告别暴力。正如茨威格在他最后一部作品《暴端的权利》中写到的,“在每一个时代,暴力总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那么坚持精神事业的人们也应该改变形式,不断与之斗争。”

桂子漫笔

文·胡一峰

## 是是非非说气功

有一阵子,我经常去天坛公园散步,常看到大叔大妈三五成群围成一圈,口中念念有词,有节奏地拍打身体各部位,间或拍或踹一下身边的树木。他们念的是:“超长能量,就在身旁,思维沟通,全身通畅”。上网一搜,原来是一种“拍手功”,各地修习者甚众。最近,“气功大师”王林被揭露的新闻让我想到了这些人。

区区一个王林能引发舆论热潮,主要不是因为又一个骗子被揭穿,而是当王林这块号称通灵的巨石被翻开,人们看到了掩藏石头之下那些衣冠楚楚的人们尴尬的苦笑。这些人有的叱咤风云于商场,有的正襟危坐于官场,有的巧笑盼兮于银屏,却都对一个骗子言听计从,顶礼膜拜。这让吾等草民在讶异之余,多少获得了一点心理优越感:这些光鲜人物,原来精神世界也空虚无聊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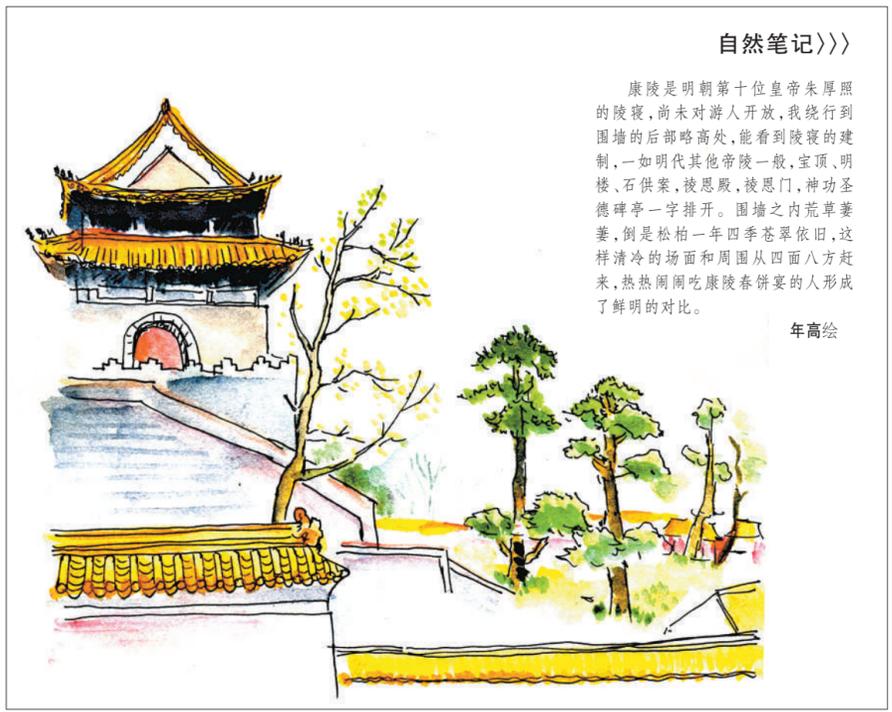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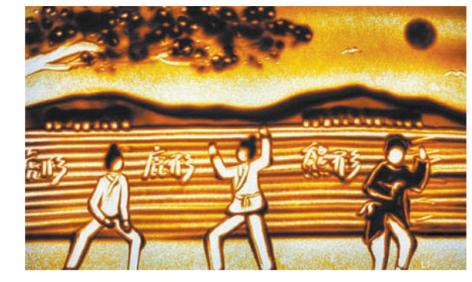
气功因被王林用作骗人的道具而“躺枪”,但“气功”并不能与“王林”划等号。察其起源,气功是远古时期人们强健体魄的运动。先秦典籍《吕氏春秋》中,在尧的时期,阴沉寒湿,“民气郁滞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于是就创作“舞”也就是导引之木来加强锻炼。后世的中医典籍中也有导引的记载。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幅彩绘《导引图》,堪称气功图谱之始祖,展示了四十多种锻炼姿势,栩栩如生,古人修习气功的情景尽显眼前。

越到后世,气功似乎越来越抛弃了质朴的本性,涂抹上了斑斓的油彩。在隋唐文献中,“气功”二字指吐纳之法,并渐渐与炼丹等方法结合,沾染了宗教气息。到了近代,气功作为传统医学的内容,在中西文化论争中又被赋予了浓郁的“国学”色彩。民国初年,曾一度流行过“静坐”。倡导者蒋维乔受邀到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作报告。他的《因是子静坐法》风行大江南北,行销海外,其声望并不比如今的某些气功大师小。蒋在书中自述练功体验:夜间静坐之时,胸中突突跳动,双眉之间冒出红光,在头顶盘旋,又在全身绕行一分钟之后,回到眉间停止,红线绕行之时,床铺和帐子都会震动。一百年后读来,仍让人感到极具画面感又富有震撼力。蒋维乔说,他写作这本书,就是有感于日本人攫取中国文化发扬光大,而国人反而不肯钻研,为民族争文化地位之意味默然化上。

“气功”真正定名并在社会上广泛推广,是在1950年代。这一时期,也是气功与政治结缘的重要时期。1955年,河北的“内养功”传人刘贵珍正式用“气功”来命名“古代流传下来的导引法、内养功、吐纳法、内功、深呼吸、静坐呼吸养生法等”。此后,刘贵珍受到河北乃至国家卫生部的支持和鼓励。媒体也做了广泛宣传,认为推广气功是继承和发扬了祖国医学遗产,并能给予西医以有益启发。1956年,河北省北戴河气功疗养院正式组建,刘贵珍担任院长。次年,还创办了“全国气功师培训班”。其它各地也办了许多类似机构,蒋维乔老先生也重出江湖,在晚年又火了一把。

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对气功也青睐有加。1957年,刘少奇专门请刘贵珍到北京为中央领导传授气功。陈毅、林伯渠、谢觉哉等当时都修习气功。政治讲究的是实效,气功在此时受到重视和推广,或多或少与当时推行低成本的普惠式医疗政策有关。谢觉哉就曾说过,“气功疗法,人人可行,不花钱,不费事,可以祛病,可以强身,可以全生,可以延年。”刘少奇也认为,虽然气功的道理没有搞清楚,但只要能治病,我们也要搞。

1980年代,又掀起了一场气功热,人们或顶锅,或盘腿,或甩手,把其当作延年益寿、祛病强身甚至得道飞升的方便法门。王林即在那时成名。王林的闹剧启人深思。气功需要剥去涂抹在它身上的各种油彩,还以本来面目,即便这些油彩绚烂夺目,似乎给气功穿上了名贵的华袍,却终究会成为气功前行的累赘。法国诗人缪塞有云,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气功,只是一套舒筋活血、放松身心的健身操。



自然笔记》》

康陵是明朝第十位皇帝朱厚照的陵寝,尚未对游人开放,我绕到围墙的后部略高处,能看到陵寝的建制,一如明代其他帝陵一般,宝顶、明楼、石供案,被恩殿,被恩门,神功圣德碑亭一字排开。围墙之内荒草萋萋,倒是松柏一年四季苍翠依旧,这样清冷的场面和周围从四面八方赶来,热热闹闹吃康陵春饼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年高绘

## 读《笑林广记》有感

文·赵国仁

晚年的毛泽东在病榻办公之余就是读书,在他宽大的“书床”上,始终都摆着一本《笑林广记》。

中国有笑话书的历史由来已久,但集大成者可谓非《笑林广记》莫属。此书是清代署名“游戏主人”收集而成。《笑林广记》可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笑话集,语言风趣,文字简练隽秀,表现手法也十分成熟。许多的段子都是由浅白的文言写成,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能把语言简化通俗到这个地步已经十分不易。

与现在的“幽默”或者“搞笑”的段子不同,笑林广记所表达的内容都有着深刻的内涵,世情笑话是数量最多的一类,在《笑林广记》中占了十之七八,这里的“世情”,指的是平民社会中的人情世故,这部分作品涵盖了世俗生活的各个方面——家庭生活、社会风貌等,批判了人性中的卑劣之处和社会中各种不良风气,如懒惰、吝啬、惧内、行贿……可以说人生世相百态尽在其中。

毛泽东生性幽默洒脱,很是得益于读了很多古代笔记小说和逸闻轶事,这种民间的智慧之书,可以说是最具营养的乡野文化图书。《笑林广记》中的笑话不仅反映了劳动人民对生

活的朴实态度和看法,还记录了他们的人生经验,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可贵的展示了他们对世间邪恶习气和腐朽作风的嘲讽,对封建势力的憎恨。隐喻其中的对治国当政者的规谏,则是劳动人民高度智慧的结晶。

一部书,一段戏总是以实际的功用才能存在,才能更具社会意义,好的作品鼓舞人,好的精神指引人,《笑林广记》以它的嬉笑怒骂和嘲讽,把中国古代的所有文化都进行了深刻的阐释,是罕有不被“封建文化”所影响的,是一部相对而言,在娱乐文化里最高级的一种存在方式。真可谓笑的高雅,笑得别具一格。

曹丕在《典论》里说过,“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虽然《笑林广记》在很多人眼里难登“大雅之堂”,算不得真正的“大文章”,但是它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已经远远超过“辞藻泛滥”的诟病。就这而言,它为研究中国民间文化以及探讨当时生活风貌留下了不可替代的一面镜子。一个笑话类别的书籍,除了《笑林广记》之外,目前尚未发现有超过它影响深远的笑话类书籍,在笑声中体会人生,在笑声中体味辛酸苦辣,这样的书籍实在应该让人更加珍惜。

文心走笔》》

## 麦盖提散记·沙漠

文·颜桦

7月底,因为参加记协组织的基层采访活动,我得以与不同同行到新疆一个名为麦盖提的小县里度过3天的时光。这里90%都是维族居民,还是国内唯一一个嵌入沙漠的县城,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有意思。

既是与塔克拉玛干为邻,来这里第一站,也必是体验沙漠。上午10点,这里的太阳初升不久。我们乘坐着几辆越野车向距离县城只有25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驶去。起初还是公路,车窗外一应是草地,还有零星的黄杨。夏季不是黄杨的季节,其身影蹲在草地里,不见道劲,身姿极为普通。这草据说是一种旱地芦苇,长得十分彪悍,一直延续到天边,和天连接成一条细线,中间没有任何障碍,这种感觉,内地当然是难有。谈不上有多么美和震撼,只觉得荒芜到让人心慌,服膺于自然的伟力。

车里一位同行余老师显然情怀顿生,不禁用着抒情的语调说到:新疆的美只有在飞机上才能

领略到,大块的黄,大块的绿,还有大块的红,其中还有碧绿色的湖泊,可身在其中却感觉不到这种妙处,造物主对待新疆可是大手笔。我听了心下为之所动,想必同伴亦然。再往里走,靠近沙漠处,便成了沙土路,风沙弥漫,如同钻入浓雾之中,形状颇有些魔幻色彩了。

只有置身沙漠,你才对沙漠有了发言权。沙漠是翻转到了人的世界的一个反面,生命气息微弱,一片静寂。在入口处,还长有几棵黄杨和罗布麻,骆驼刺一类的旱地植物,但这些发育局促的生命,并没有使这里增加上一些生气,反倒让人更觉荒芜。往里走上几百米之后,便连这些点缀物也看不到了,目之所及徒有碧天黄沙,方位感和时间感也消失了。奇异的是,它给人的是天地玄黄的纯粹,没有任何杂质的干净,还有天然而成的优美。无数的沙丘,以各种形态静卧着,每一道弧线都十分舒缓,坡面上,留有沙子自然流泻的波纹,或者是风过的痕迹。沙地上,肌理则如锦缎一

样绵密,上面不时会发现清晰的蜥蜴和不知名小动物的脚印,尽管早已离去,却仿佛刚刚还在此处,让人玄思阵阵。

只有这时,我才有理解三毛为何说看到沙漠是找到了自己前世的一半乡愁,这里原初、细腻、直白却神秘,导向的或可正是一种本质的东西。也许,人面对向死地,和寂静对话的欲望,不亚于对繁茂葱茏的生命世界的追逐。也许这也在证明,生命的一半,正是死亡。

随行的麦盖提人虽然讲不出斯文赫定的种种传闻,但都能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出他的名字,再至于1993年举世瞩目的中英联合探险从这里出发的往事,就更是津津乐道,引以自豪了,仿佛那不过是昨天的事。一位语速极快的当地官员还讲述着英方队长不久前前来探望麦盖提的几位向导的事,拿出手机中留下的影像,指给我们那位队长的中国妻子。

在沙漠人体的体验是痛苦的,烈日如燃,挥汗如雨,沙子也越来越滚烫,以致脚掌灼痛,但精神是饕餮不够的,想想这三十万平方公里之广的荒漠,揣测其中的楼兰古国,想想置身其间多个探险者,总是放不下,但因其他行程,不得不从安排匆匆离开沙漠。归途仍旧沙尘滚滚复草地连天,只不过那心情却是遗失在了塔克拉玛干的黄沙之中。

离开方半日,我便思念起沙漠来,并遗憾未能观赏到美轮美奂的沙漠落日。回到北京,不禁把三毛撒哈拉的故事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

从张骞,到斯文赫定,到现代的彭加木、余纯顺,男性与沙漠世界的关联,终究是与征服有关的。唯独想起要以生活在沙漠为感知方式的三毛,则挥之不去。三毛笔下的沙漠不着描写,却活色生香,人沙合一。对于沙漠,或许只能像她这样的奇女子一样,长久地生活,才算到过,浮光掠影,终究是浅的。